

一撇一捺的人

海

派

女

作

家

文

丛

一撇一捺的人



陆星儿著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史煦光 王 钰

封面装帧：周夏萍

· 海派女作家文丛 ·

一撇一捺的人

陆星儿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译成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1,000

印数：1—6000 印张：18.75

ISBN 7-80531-391-1/I · 12

定价：26.60 元

目 录

写给未诞的的孩子	(1)
今天没有太阳	(22)
一个和一个	(38)
不洁的女人	(55)
一根杏黄色的水晶镇尺(中篇小说)	(85)
在同一片屋项下	(142)
同一扇石库门(中篇小说)	(161)
一个女人的一台戏(中篇小说)	(232)
太阳太红了(中篇小说)	(314)
一个女孩和一个世界	(376)
老人与钱	(389)
100个普通女人的浪漫	(403)
下岗的老三届	(419)
多好的名字——杨子	(441)
女教师和工读女生	(455)
一撇一捺的人	(493)

陶斯亮找不到高干子女的感觉	1
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谈	1
上帝的礼物	1
就是想演戏	1
火烧画廊	1
在美国当记者	1
那天，纽约下雨	1
不就是一只铁壳子？	1
好莱坞的中国制片	1
女学生和女权主义	1
不要绿卡	2
周围的脸	2
十号公路	2
白宫外的长椅	2
摸一下月球	2
天体浴场	1
白瑞的游艇	1
女人和药	2
爱中国的加拿大人	2
喜欢纽约	2
名片上的鸡	2
我的书在洛杉矶	2
车库的妙趣	2
后记	2

写给未诞生的孩子

你又动了。

是想舒展开胳膊，还是想伸一伸腿？但轻轻的，仿佛惊扰了我。我马上停下笔，像静静地欣赏自己的杰作，**然地**感受你的每一个动作。从你结合了两个生命，无声息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你就是个有生命感觉的小公**，**我几乎天天都在和你默默地交流，悄悄地对话。虽**，**你没有一句语言，没有一点声响，但是，一种只有在和我之间才会发生的极微妙的信息，使我时时体会到你反应，你的对白，你的情绪，你的变化。这是我们的秘**对吗？**

我大概已经感觉到了吧，我不是一个倾注全部心血爱你的母亲，所以，你还未降生，便受了不少委屈。在那应该是与世隔绝、最安逸足食的胎盘里，你却很少安**，**舒适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宠儿。可你常很安静，忍耐着，顽强地自生自长。我知道，你体谅**，**我的心得到了安慰，但同时，又纠合着更深的内疚和

歉意。倒是你偶尔不安地躁动提醒着我：你是母亲。别忘了，你是母亲啊！

不少人都曾对我说，做母亲是一种快乐与享受。但在迎接你的这最后的时刻中，我的心情，更多的是不安。一个正孕育着孩子的母亲，究竟为自己的孩子想到了多少？有一天，当你用细嫩的、甜甜的声音，那样亲昵地叫唤我的时候，我会满心欣喜，但也会惭愧得颤栗起来。

我大概是不配做母亲的。

所以，我要给你写点什么。仅仅是为了得到你的谅解吗？

不，我只是想，应该给你写点什么。

夏天。

你是夏天的果实。

暑假后，我悄悄地带着你回到了我的大学。是悄悄的，我不想把你介绍给任何人，至少，在你没得到生存的许可之前……

大学。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一个好极了的环境。很小的时候，我就向往能得到那枚神气的校徽。但一个夙愿播进心底，足足等了二十年。三年前，当我真的拿到这样一枚校徽时，倒不太好意思了，有的只是感慨：已经三十岁了……一代人的特殊的命运，使学生这种最单纯的成分，也变得复杂了，参差不齐的年龄，各种各样的经历，有的已是妻子、丈夫……

然而，能不能再加进你呢？

我忐忑不安地去系办公室，急匆匆地奔上楼梯，又慢慢地走了下来。我怕看到那种鄙视、不满的眼光，似乎怀了孕就没事业心。一个大学生……我想象过这种眼光，但还是想留下你。

系主任是位严肃多于慈蔼的老太太，薄薄的短发花白了，像结满了霜。

“找您，想说件事。”我拘束地站在门边。

“什么事？”她摘下秀琅架眼镜，有点疲倦地按了按太阳穴。

“我……”我的手下意识地摸着上衣的第二个钮扣。

“我有了……”我不敢注视她的眼睛，又想看到反应。

她听懂了，为难地皱起了眉。

我浑身的血凝住了。

“反应大不大？”她很快松开眉，用带点愁绪的目光审视着我。

“不要紧。”我振作起精神，但腿还是软的。

“你们还有一年才毕业吧？”她把满桌的文件、讲义推到一边，似乎要从那里挣脱出来，好考虑我出的难题。

我感到一阵愧疚。

“得和教务处研究一下，不能影响学习和毕业。”

我镇定了些。学习、毕业，我都考虑过。

“可能要休学半年。有规定：病假超出三分之一学期……”

“我不休学，我不会请那么多病假！”病假？口袋里

已经藏了几张假条，反应很厉害，浑身无力。但我不打算把假条交出去。生活没有娇我，我也不想娇惯自己。

“能坚持吗？”

我点点头：“你在行军路上，不还生了一个女儿？”

“那是战争年代，特殊情况。”她有点感慨。

“我们也不寻常……”我相信，没有捱不过的困难。人，都是逼出来的。

“又要学习，又要生孩子，不容易啊，有许多麻烦的事……想过没有？”

“走一步算一步。”我没有想过。何必让太大的提前量压迫自己、难为自己。

“现在就生一个，要注意营养：牛奶、鸡蛋、瘦肉、豆制品……”她像医护人员一样叮嘱着。

牛奶、瘦肉？……这里是学校，全部的生活用品，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我不愿奢想办不到的事。

走出系办公室，脚步轻松了，我一跳一跳地奔下楼，像只青蛙。

“准许了，”我对你说：“安心地长吧！”还有，我真想立刻写封信告诉他：“我们已经有了你……”瞒着他，我是反复想过的，考虑到有可能失去你，他会痛心，而让他知道有了你，又会分心……他刚去巴黎学雕塑，学习很紧张，吃饭、睡觉都在工作室。还能让他有更多的牵挂吗？他的负担够重的了。

不告诉他。你同意吗？有一天，我突然把你抱到他的面前，那时……

我在心里笑了。

但当我埋下头，眼光猛地触到在胸前晃动的那枚校徽时，我的心又倏地沉了下来。我突然意识到，这带给人光彩，带给人书生意气的校徽，是难以同你的存在协调起来的呀！“摘下来吧！”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命令我。仿佛要永远失去什么，我感到了割舍的痛苦。三年了，我每天带着它——就是换衣服，也总记着先把它别到干净的外套上。这于我，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

但我还是摘下了校徽。

秋天。

一个难熬的秋天。

我很少得病，但怀着你，我“病”得那么厉害。有时，我不得不扔下笔，冲出晚自习的教室，躲到双杠下，偷偷掉几滴眼泪。可我不能因为你的捣乱而原谅自己、放松自己啊！当然，不能怪你，你毕竟不了解我的难处。我在学建筑设计，这是一项难以掌握的专业，又面临毕业。要在毕业设计图上画出每一根线条，算出每一个数据，都得呕一番心血。还得对付你……

夜晚的校园，总很凉爽。被小风体贴地抚慰了一阵，才感到舒服了些。“真没用！”我悄悄地擦去眼泪，暗暗地嘲笑自己。

双杠边，几棵秀丽的枫树，被秋风染过，每片叶子都红透了。真美。我摘了几片，夹进寄往塞纳河的信笺。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们已经有了你……

不告诉他，也许是残忍的。他多么盼望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你看，我床头有座黄杨木雕，那是谁？是你。是他想象中的你。一头卷曲的黑发，两只神气威风又灼灼闪亮的眼睛，简直像头小豹子。临上飞机时，他才把这座雕像交给我，眼光里含着隐隐的憾意。那时，我实在忍不住了，真想告诉他，大声地告诉他……但我咬住嘴唇抽泣了。两年，七百二十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属于他倾心的雕刻艺术，属于那些花岗石、粘泥、青铜。你要知道，为了赢得这两年的时间，他付出怎样的代价？

好了，他总算有了你，也有了事业。两年后，我带你去接他，你要放声地喊：“爸爸！”再把这座木雕还给他……

我常常想着那一天。可是，要等到那一天，会有多少困难呢？我却没有想到。

有天下课，系秘书来找我：“下午，你去一趟学校人事处。”

人事处？……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惶恐。人事处找我干什么？

午觉没睡好。

人事处在办公楼二层，三面墙壁都被深绿色的、高大的档案柜包围了，踏进门，一种森严的气氛使人生畏与肃然。

“我是建筑系的……”

“哦，就是你呀！”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拖着长长的高音，仔细打量了我。显然，这里早就议论过我。

“找我？……”在对方的眼光下，我有些不自在。

“你的事，我们特意请示了高教局，人家都笑话我们，大学里哪有生孩子的？”她翻着一大堆表格，似乎要找出什么证据。

“系里同意的。”我倒有证据。

“系里同意有什么用？他们能给你要指标，开准生证吗？”她打开身后的档案柜，熟练地抽出几份文件。

指标？准生证？我没听说过。“三十三岁了，就生一个，还得准生……”我不明白。

“那当然，要不去哪儿报户口？”

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一切。“那怎么办？”我真地着急了。

“我们也没办法。你是学生，自己还是集体户口呢！”她无可奈何地瞥了我一眼：“都怪你自己……”

“怪我？”

“是啊，哪怕再忍半年。”她的声音轻了一些：“一时的痛快……”

“什么？”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嘴唇哆嗦了起来，仿佛栽进了冰窖。什么指标户口，我可以不要，统统不要，但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同情呢？我转身冲出去，跑到没人的地方，眼泪才忍不住淌了下来。是气愤、屈辱，还是伤心、焦急？

床头，是他留下了那座木雕。可惜，它不会说话。唯一的安慰是你，你能给我说点什么？你会不会也埋怨我：

“为什么偏在这样的时候？……”

是啊，不恰当的时候。一个学生……我自己也没想到，我的迟到的爱情，却那样迅速地带来了你。爱情，在我三十岁时，它才像一颗在冻土里埋得太深太久的种子姗姗出土，那还是因为很偶然地认识了他……

青年画家作品展览的大厅里，有几尊石雕震撼了我，作者是一位“文革”前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大学生，很有才华。我很想见见他，请教一下入学后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雕塑与建筑的结合。

找到他的住址，出乎意料，他还住着一间单人宿舍，满地是石块、粘土、头像、浮雕，几乎没有插足之处。床上，被子没叠，又乱糟糟地压了许多画报、杂志。晚上睡觉，他大概就是钻进钻出的，倒也省事。

他没有让座，因为没地方可坐。我们站着谈了起来……

当我从这小屋，第一次抱出他塞在床底下的一大堆脏衣服时，他堵在门口，眼光深沉又略含忧郁地望着我，很久，他才恳切地又不无遗憾地对我说：“将来，我们很可能不会有孩子。我的身体、年龄……这些石头夺走了我的全部。你？……”

我轻轻推开他的头：“只要有你和你的石头，我们的生活就不缺什么了。”

“不，总不是完全的生活……”

是的，他喜欢孩子。每次走出美术馆，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小憩，看着那些学步的孩子，蹒跚地从我们脚边走过，他会看得入神。

石头毕竟是石头啊！

上飞机那天，正巧是他三十八岁生日，他刻了那样一座木雕。他离不开石头，也需要你啊！要是他知道我们有了你，那么，在遥远的塞纳河，他会感到真正的痛快（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生的）。

但是，我却很少喜悦，甚至没有勇气接受你，“再等两年，等我毕业，等他回来……”可两年后又是否恰当？大学毕业分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生活将进入转折性的里程，那是应该倾心工作尽情施展的时候，为此，我等待了很久，牺牲了许多，怎么能又因为你而耽延，仍然是不恰当。我们这些到“而立”之年又什么也立不住的人，在生活上已经失去了这种“恰当的时候”。我曾下过决心：失去了就不要了。但我总忘不了他的话：“我的身体、年龄……这些石头几乎夺走了我的全部……”我也忘不了他喜欢盯视孩子时，那像孩子一样的眼光。他的愿望是恰当的，尽管在“不恰当的时候”。但这不是我们的错。三十岁才得到入学通知，这已经是不恰当的了。我犹豫了……我只能对你说，你应该代替那座木雕，即使有更多的艰辛与困难，即使暂时没有户口！

孩子要喝奶呢？得有奶票。有人好心地提醒我。

奶票？清早、傍晚，走过取奶的小棚，我不是看到过那长长的队伍？

奶证、奶票……过去，我脑子里只装着水泥、钢筋。现在，不得不把这些琐事揉合着一起放在心上。本来，生活是有秩序的：上学、毕业、安家、立业、生儿育女

……但在我们的生活日程表上，这一切只能挤作一堆，又都是对立的，生出了一个又一个麻烦。

心，真应该也是钢筋水泥的。

不瞒你说，我也有过悔恨。有时，我真羡慕那些年轻快活、打扮得像花一样的姑娘。我似乎没有过这样的时候，造反、下乡、上学、苦读，还没喘过一口气，又有了你……

可是突然有一天，这种悔恨，这种羡慕，在稍纵即逝的一刹那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是怎样的一刹那？

公共汽车上，我斜靠在包着铁皮的售票台旁。忽然，肚子里仿佛有条小鱼游过似地颤动了一下。“怎么啦？”我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只手，不约而同地贴紧了自己的身子。又是一下，又是一下。我的心猛地跳了，是你，是你在动了。我又惊又喜，只是四周陌生的眼光不容我叫出声来。这是你第一次将一种信息传给我，我也第一次感觉到确确实实有一个生命被自己孕育着。就是这样的一刹那，我满心涌出了一种恬然的喜悦，像躺在嫩绿的草地上，望着云彩从头上飘过。

我不再悔恨，不再羡慕。仅仅是你那么轻微的一动，仅仅是比喘气还短暂的一刹那啊！

冬天。

你在冬天里成长。

同学们都要去建筑工地实习，为了你，系里把我留在

学校图书馆。但我不想接受任何照顾，就像每次挤车，只要有人站起来给我让座，我总是感激地谢绝。和别人一样站着，心里倒更坦然。

我坚持去了工地。每天上班，我套上他雕刻时穿的那件工作服，蓝色的，又长又大。让你躲在宽大的衣襟里，没人会发现，也没人再觉得我需要照顾了。到哪儿，我都自在了一些。

参加施工，什么活都得干，筛沙子、装料，还经常在几十米高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挺得住吗？”我问。你是那样顽强。劳动剧烈一点，你的躁动，有隐隐的疼痛感。我知道，我也在暗暗地咬着牙。中午休息，工地上所有的机械都停了，很安静。那时，我喜欢钻进吊车的驾驶室，和你单独在一起。我把手放在你的身上，问你“累了吗？”你听懂了，调皮地活动起来，比拳头还小的脑袋，从这边拱到那边，以此证明，你还有充沛的精力，帮助我完成下午的工作。这使我忘记了疲劳，也忘记了静憩时对他的思念。我不再感到孤单，因为还有你。

下了班，仍回学校的宿舍。应该休息了，应该带你去幽静的公园散步，应该陪你欣赏舒缓的音乐。书上说，这是胎教。赏心悦目的鲜花、音乐、图画，会使你变得聪明美丽。但我没法做到。有了你，我不得不提前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准备，看大量的资料，读大量的书籍，做大量的卡片，然后选题、列纲……许多事情，必须挤在不多的时间里完成。而带着六个月的你，我开始感到沉重与吃力。劳动了一天，再读上几页书，就力不能支了。我从来以为，

我最大的长处，是还有点过人的意志力。但这时，我好像也敌不过比麻醉剂还不可抗拒的慵懒与困倦。家里寄来了一篮核桃，再三叮嘱我，把核桃砸开，取出仁拌上白糖，每天吃几勺给你补脑。但是，要剥出那些不规则地嵌在硬壳里的一小块一小块核桃肉，需要多少时间，需要怎样的耐心啊？

累极了，躺下了，脑子里浑沌沌一片：五万吨水泥、三百根钢管、七十立方沙子、电梯的安装、暖气管道的设施……还有核桃，满满一篮子，补脑的……好几回，我梦到了你。你和那些刚出生的娃娃们一起，躺在医院的婴儿室里。娃娃们都是红润润的，只有你瘦瘦的，小脑瓜上可怜地长着几根稀稀的黄头发，像仙人掌上的茸毛。你呆呆地睁着眼，眼珠是混浊的，没有光彩。有个母亲从你身边走过，她抱着一个又白又嫩，头发柔密乌黑的孩子，一边得意地说：“我可是吃了二十斤核桃，两大筐苹果。”

二十斤核桃？！

醒来，我发誓：明天一定砸核桃。可明天似乎总是比今天、比昨天更紧张、更疲劳。

核桃，仍是满满的一篮子，放在床底下。

我只有请求你原谅了。每当你剧烈地躁动时，我爱抚摸你来回移动的、硬硬的小脑袋。难道，它真的需要吃许多核桃才会健全发达吗？虽然我相信，天才主要是靠后天的勤奋，但不免仍有隐隐的担心。毕竟存在先天的智力差别。我可是没吃过一颗核桃啊！

不过，我还是给你做了一件事。你看，这是什么？小